

第五卷

漢紀

武帝

宣帝

昭帝

凡四十九年  
辛未至巳未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五

起辛未漢宣帝元封元年凡四十九年

辛未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漢書

上又以其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封禪詔曰南越東歐咸

伏其辜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

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

帝冢而**集覽**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

釋兵南黃帝冢在馬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質實**一

志云南越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東甌國名注見

漢惠帝四年雲陽古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

里漢昭帝置縣屬左馮翊唐廢之五原漢之郡名治九

原縣隋初置豐州後改五原郡唐初復為豐州或為九



原郡寰宇記九原有前後雞延城及即君城本朝省  
之故城在延安府神木縣長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南四  
里秦將蒙恬所築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  
治北即橋陵也世傳黃帝崩後塋衣冠于此

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上以式不習文章故  
貶秩而以寬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縣王君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  
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  
之間遂  
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夏四月封

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乃與方士

博車及閒使求神僊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  
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

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  
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祠夜若有光書

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天  
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欲自然不必  
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

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  
乃還八千里云

**集覽**

中嶽在嵩高山注見唐中宗嗣聖  
十二年嵩山八神注見秦始皇二

十八年奉高縣名也屬泰山郡下東方而王  
牒書唐書韓愈表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按玉牒長

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  
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下陰道山之西北曰

陰道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正義曰除地而祭曰禪  
報地之功也言禪者神之矣山之基足曰趾肅然小山

在泰山下趾東北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封禪書江淮  
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



甌善茅蔡氏傳曰善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  
之用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括  
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  
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  
土益雜封之白雲出其中此瑞也坐明堂史記本紀注  
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上壽如淳曰  
上酒為稱壽 **正誤** 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今按史記上  
非大行酒 **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天子獨與侍中上泰山亦有封明**  
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然則本謂泰山下  
之東方非謂自泰 **質實** 一統志云緱氏縣名注見武帝  
山東方而下也 **皇二十九年甘泉宮名注見文帝三年奉高漢之縣名**  
屬泰山郡隋初廢郡改奉高為岱山後以岱山省入博  
城縣唐初於縣置泰州後廢改博城曰乾封宋徙縣治  
於此又改奉符縣金置泰寧軍又改泰安軍尋改為州  
元初屬東平路後隸省部 **本朝屬濟南府以奉符縣**  
省入仍屬馬 **明堂** 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下即  
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又漢書奉高縣  
西南四里有明堂乃武帝元狩三年所造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帝三書亦莫詳  
於三君若夫自秦首至五月周回  
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乃置  
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  
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  
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  
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  
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  
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 **集覽** 盡幹幹音管專主  
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之也相灌輸謂以**  
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  
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委輸  
並去聲注見 **高帝五年**



發明

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貨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設法陰如兩澤夏勞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不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蠶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然不加賦之說通鑑猶載其彷彿至綱目分註則削而不錄矣故臣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為萬世法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集覽有星東井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孛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秘康音勃海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所生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孛通作蕪索隱曰蕪妖星之甚者也東井八

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又孛星東井並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三台春秋元命包云三台起於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台階填星天文志填星中央上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天官書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填一宿二體八宿而周天春秋文曜鉤云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德星顏師古曰德星即填星索隱曰郊祀志填星出如鉞故師古以德星即填星今按此止言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入則見

書法

於是王朔言見填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字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帝之矯誣自見矣先是帝世書孛者五至是而又同時再孛終綱目書孛五十三惟武帝書孛七獻帝書孛七



至於亭長竟天同時再亭則帝所獨焉微帝末年悔悟其應殆未可知矣終綱目同時再亭一是年同月再亭一後主建興十四年

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泰一以拜德星○春如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

歲早天子既出無名乃集覽東萊郡名注見安帝永初禱萬里沙還過祠泰山

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縣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

曰過經也泰山自陳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然按漢武本紀公王帶云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

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然後不死注質實志云徐廣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縣其山卑小

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三十里夾萬歲河兩岸沙長三百里泰山即東泰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二十

五里一名沂山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即此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具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

禮官祠之而不封焉今為東鎮載諸祀典

###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壁令群臣

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集覽河決瓠子注見元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子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二渠河東渠龍首渠也河渠書禹厥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厥分也二渠一出

也一則累州也折者質實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

上義取宣導防壅也詳見武帝元和三年

### 至長安立越祠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集覽

越人勇之韋昭曰勇之名也越地之人越俗祠越土之俗凡祠祭必見鬼而有驗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



如鼠卜正義曰鷄卜法用鷄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鷄  
狗煮熟又祭獨取鷄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  
吉不足則凶今  
嶺南行此卜法

### 作蜚廉桂觀通天臺

**集覽** 蜚廉桂觀前書音義曰蜚廉  
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飛

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以銅鑄像置觀  
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三輔黃圖云蜚廉桂觀俱在

長安城中近北宮通天臺索隱曰漢書並無臺字疑衍  
也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

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  
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

**實** 一統志云通天臺在西安府涇陽縣甘泉宮內其地本  
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漢武帝於此築臺以其高上通

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  
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書法** 帝光初五年百尺觀後主建興七年魏詵觀

晉孝武寧康三年秦聽詵觀宋庚戌年總明觀陳甲  
午年周通道觀唐武宗會昌三年望仙觀自聽詵總

明通道之  
外皆譏也

**發明** 武帝為求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  
立太壇越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

觀通天臺臺未幾復有明堂建堂明光諸宮之  
日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之戒爾

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果有  
豈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 朝鮮襲殺遼東都尉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  
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

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推髻夷服東走出塞渡涇水  
居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

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  
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

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  
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



論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浪水刺殺送

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日謂六國之際燕方全盛時也案契丹志晉獻契丹全

燕地界東至榆關九百里西至雲中七百里南至雄州

二百四十里北至古北口三百里真番東夷國名應劭

曰玄菟郡本真番國番一作潘太史公自序曰衛滿收

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潘注徐廣曰真潘一作莫潘

潘音普寒反朝鮮東夷國名正義曰音潮仙括地志云

高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朝鮮地浪水漢

書音義曰浪滂沛反地理志浪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

樂浪西至增地入海後置浪水縣推髻注見高帝十一

年難結王險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韋昭曰

王險古邑名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浪水東辰國辰即

辰韓也東夷國在朝鮮真番之東滅貉之南雍闕讀與

壅遏同刺殺送者案朝鮮傳使御刺殺送何者遼

東東部地理志遼東郡武次縣東郡都尉所理

一統志云真番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東郡朝鮮東

夷國名周封箕子於此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

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

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

城之晉永嘉末隋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發明

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

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

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  
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  
高氏關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  
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  
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  
府畫慈悲嶺為界國朝初其主李旦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號朝鮮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遼東郡名注  
見秦王政三年浪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  
中有朝天石唐蘇定方破兵於浪水即此王險城名即  
平壤城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  
即箕子之故國漢為樂浪郡治晉義熙後其王高璉始  
居此城後號西京



○早

上以早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集覽**

天旱意乾封乎

蘇林曰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士乾燥乎

**書法**

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早芝不為瑞明矣是故

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書芝三三年安帝元初六年梁乙酉年

秋作明堂於汶山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王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令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

**集覽**

濟南公王帶公王復姓帶名也濟南郡人索隱曰

後也音女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王氏音肅今讀公王與決錄音同是未知二姓單復有異也其單姓者音肅

光武時司徒王况是其後有殿無壁茅蓋通水正義曰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取其通達以茅覆蓋取其

精潔為溝通水以園逸宮垣汶上縣名屬東

平國汶水出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東入濰

汶上古厥國之地名以居汶水之上故名春秋時為魯

中都也漢置東平陸縣屬東郡東漢省入須昌縣北齊

置樂平縣隋後改平陸屬魯郡唐初屬兗州後改為中

都縣金改為汶陽縣又改曰汶上元屬東平路

因之改屬兗州府

**書法**

於汶上何譏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地矣書作

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

**書法**

武帝用兵皆書擊此其書伐何朝鮮罪也曷為罪之襲殺都尉其罪矣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  
降以其地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  
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  
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小反殺  
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  
能贍之然所過訾給母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集  
**覽**勞深靡莫索隱曰西南夷二小國名與滇同姓勞深  
在姚州北去長安西南四千九百餘里滇王注詳見元  
待元姚州去益州郡注同見上年置初郡十七平準書  
注晉灼曰元鼎間定越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平西南夷置武都牂牁越雋沈  
黎文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  
凡十七也郡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南陽漢中  
與漢中已往之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  
以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  
歲至十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集覽  
外寬內深次骨注詳見元朔五年  
詔獄案百官表宗正屬官主詔獄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電大如馬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樓蘭王姑師攻劫漢使為肉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  
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

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泥野侯集覽樓蘭西域國去陽關  
於是大宛之屬封破奴泥野侯集覽樓蘭西域國去陽關  
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曰鄯善泥野侯集覽樓蘭西域國去陽關

酒泉以城下有金泉味如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古地名  
酒也金肅州本漢酒泉地如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古地名

為匈奴所據武帝時其王渾邪來降因以其地置酒泉  
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後魏亦為酒泉郡隋初廢郡置肅

州大業初省入張掖郡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治酒  
泉縣元置肅州路國朝改置肅州衛屬陝西行都司

酒泉以城下有金泉味如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古地名  
酒也金肅州本漢酒泉地如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古地名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集覽** 角抵戲史記秦二世作

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秦更名角抵謂

也抵觸也顏師古曰抵當也非為抵觸文穎曰角抵謂

兩兩相當角力抵枝藝射御魚龍曼延通作漫延或作

行前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注漫衍即張衡賦云巨

獸百尋是也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畢乃入殿前

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於庭畢乃入殿前

反漫無明音在子因之曼衍戲名因以曼衍變化也曼音

萬韻會去聲衍字注曼衍戲名因以曼衍變化也曼音

**書法** 而後罷戲之延平元年然隋徵天下為此戲至殤帝

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者深矣故綱目特書初

書作戲始此終綱目書作戲二者是年陳巴交年周初

胡作發寒

○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

屯玄菟真番郡彘以罪徵棄市

**集覽** 樂浪音洛郎 玄菟音徒 實實浪

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名

注見元封二年朝鮮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

至戰敗遁走杖散卒復聚荀彘破其沮水軍乃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

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常持和

節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

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彘意僕前失

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上以兩將皆異兵

父不決使齊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從事

遂至彘具報上誅遂彘擊朝鮮蓋急朝鮮相尼結參等

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蓋急朝鮮相尼結參等

使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為

庶人 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其民以禮

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其民以禮

殷償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

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

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

頗效吏以杯噐食吏及賈人往者見民無閉藏往

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  
三方孔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集覽** 相尼谿參路人

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陝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如淳曰其國相也尼谿與參當

是二**質實** 一統志云濟南郡名注見景帝三年九夷朱  
相名**質實** 子云東方之夷有九種後漢東夷傳夷有九

種曰畝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陽夷是也九種見書旅獒篇

**書法**

鮮於是疑疑僕有反計告使者執僕并其軍擊朝

會非反也而疑疑僕有反計告使者執僕并其軍擊朝

難為上矣是故項籍殺宋義破秦軍而綱目書以矯

荀彘執楊僕降朝鮮而綱目書以罪皆所以遏僭亂

也書棄市始此綱目書棄市六年征和三年宣帝

神爵四年元帝永光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順帝永建

五年凡書棄市罪辭也惟任尚書徵其棄市非罪辭

戊甲

四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質實**

蕭關注見文 ○夏大旱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

習射獵教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

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

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

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使者乃留充國

而教使部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亥乙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獲之春三月

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考異**

武元年書裕祭高皇帝以下不書裕祭高祖 ○今按漢書

稱太祖高皇帝太祖其廟號也高帝其尊號也未嘗稱高

祖此書高祖**集覽** 因朝受計顧胤曰因朝諸侯王列族而

必有一字誤**集覽** 受計獻之物顏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

也郡國上計注見 **質實** 九嶷山名注見秦 ○夏四月赦 ○

還郊泰時**集覽** 郊泰時元鼎中立泰一及 ○大司馬大將

軍長平侯衛青卒**考證** 當分註謚曰烈 ○謹按漢自衛霍

立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况



青為人仁喜士退讓奉法遵職既  
謚曰烈當據凡例注於卒之下  
**質實** 一統志云長平縣

南郡晉屬梁國北齊省之故城在開封府  
西華縣東北武帝封衛青為長平侯即此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  
長公主蘇建嘗青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

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  
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質實** 蘇建杜陵人

###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凉  
州及朔方交趾凡十三部

###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  
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功必待非  
功名夫泛駕之馬跡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  
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集覽** 馬或奔蹏蹏徒計反蹏也乘之即奔立則蹏人或可日  
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負俗之累負俗被世議論也

子丙

###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或可與共立功名不可以微累舍之趙世家武靈王曰  
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遺留也負留風俗  
之譴累泛駕之馬泛方勇反覆也字本作要頽延之賦  
馬無泛駕之軼頽師古曰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轡跡  
弛之士跡士各反頽師古曰跡者  
跡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

漢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  
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覽** 遣使皆閉昆明凡所遣使不得達  
夏者皆為昆明所閉塞不得達  
**質實** 昆明西夷國名  
三年大夏西域國名  
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 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  
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許之  
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  
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

通鑑綱目卷五 漢紀五 武帝元朔三年



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  
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問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  
其孫岑聚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  
孫共滅胡詔報從其國俗岑聚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  
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  
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觥聚觀者散  
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  
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集覽**岑娶烏孫官號也名軍須靡漢書娶作限音子侯  
昆彌者昆取昆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  
莫彌取驕靡也質實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文帝之世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不書六  
為公主則其不誠公室主者幾希矣是故取家人子名  
為長公主則不書高帝九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則書  
近也終綱目書公主嫁夷狄九詳景帝五年書宗  
室女為公主一是年書宗女一唐僖宗中和三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蓋西  
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雲中先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古字  
例以直為值當也右方直酒泉燉煌先匈奴諸右方王  
將居西方  
直上郡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  
堂蓋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仙者莫驗然蓋遣冀遇之

**書法**

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矣不書  
某甲子於是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

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  
先是書求神仙止曰遣方士此則曷為書蓋遣譏惑  
也考方士莫驗則亦已矣而又益  
遣入海冀或有遇帝亦惑甚矣哉

柏梁臺災

**質實**

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  
四里漢未央宮北關內武帝以香柏為之



嘗召群臣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

**書法**

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唐高后甲寅年趙嚴臺災不書臺也何以書志土木之盛也建章之盛

始此矣故特書之

○十二月禪蒿里望祀蓬萊

**集覽**

蒿里伏儀曰山名也在泰山下

**質實**

統一

志云蒿里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西南五里即亭禪也山上有蒿里祠宋真宗封泰山禪此上有社首壇在焉蓬萊

○春還作建章宮

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

南玉堂壁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集覽**

度為正義

曰度如字讀謂法度如此作鳳闕中記一名別風闕以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闔闔之內別風

故事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園虎西北有園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

臺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

州壺梁四神山名傳在勃海中神明臺漢宮門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索隱

曰幹音韓閔中記云臺高五十丈積累萬木轉相交架為樓如井幹形莊子司馬彪注云井幹井欄也其形四

角或八角崔譔云井以四質實一統志云建章宮在西邊為幹猶築墻之有植幹

武帝所建周回三十里度高未央宮千門萬戶輦道相屬太液池在漢建章宮北武帝創之以象海刻石為鯨

魚池邊多雕菰紫籜其間鳧鴈充滿及鵝鵝鵠之屬動輒成群漸臺在漢建章宮北太液池中臺高二十餘

大神明臺在漢建章宮內武帝初置上有銅柱仙人掌捧盤以承雲表之露井幹樓在漢建章宮南武帝所建

張衡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倪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年大衍肅宗乾元元年新歷代宗廣德二年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昭宗景福元年崇玄己巳年蜀宋昌丙辰年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太初唐太衍作者一周欽天

**發明** 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

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 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書法** 書築受降城要也書受降城始此終綱目書受降城二是年唐中宗景龍二年憲宗元和八年

###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擄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侯不侯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傲幸咫尺之功藉以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集覽** 貳師城在大宛國其地多在能守先帝之約過矣善馬郁成大宛之支國也東邊

**書法** 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再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故惟朝鮮書伐惟宛書伐

關東蝗起飛至燉煌**質實** 燉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沙

**書法** 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燉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三十七書大蝗十六詳文帝後六年遠



莫遠於至燉煌是年盛莫盛於飛  
蔽天新莽壬午年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温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温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閑中俗  
豪惡吏皆為用然為人諳執家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為姦利當  
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  
古有三族而温集覽居廷惛惛廷朝中也惛惛言不明  
舒罪至五族乎也素習閑中俗句絕素習諳練  
也舞文巧請舞弄文法也巧謂穿鑿請謂奏請行論無  
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出者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  
論注論音倫坐為罪為正誤坐為姦利當族質實王温舒  
去聲緣姦利而坐罪為正誤今按為如字

寅戊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  
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

燉煌

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  
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  
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王  
門曰軍有敢入者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王集覽  
裴矩西域記鹽水名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千  
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道路不可準記瓜州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  
驗又鹽澤注見元狩元年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  
騎期至浚稽山既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集覽浚稽山應劭曰  
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没于匈奴  
音難拈地志云故城在朔方郡西北二千一百里欲發  
而覺去嘗來告曰我欲殺單于降漢今將欲舉發而  
覺質實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鞬鞞國  
之質實中其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考異下文漏還宮二字○按元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書勒兵而還

正月帝如緱氏書至碣石而還二年春如東萊書還臨塞

决河四年遂出蕭關書還祠后土五年冬帝南巡書還知

秦時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書還作建章宮天漢三

年三月帝東巡書還祠常山太始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書

浮海而還四年春三月帝東巡書○匈奴兒單于死季父

五月還宮則此不書還誤漏也匈奴兒單于死季父

响犁湖單于立集覽响犁湖駟曰名也○築塞外城障秋

匈奴大入盡破壞之考異朔三年入代郡同考證大入當作

大入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集覽五

北至盧胸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塞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五原本

秦九原郡今大司路豐州是盧胸匈奴中地名張晏曰山名駟曰胸音渠

書法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故春書築城障障秋

之隋文帝綱目書匈奴破壞之辛丑書築長城壬寅書突厥入

之意昭昭矣之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質實睢陽縣名注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

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冊書

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第位次藏諸宗廟副

在宥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

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

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之祠國集覽網亦少密言禁

除見侯綽四人網亦少密焉防法網之密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以降得善馬數十

匹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為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

通鑑綱目卷五



按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索駝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糒給貳師拜習焉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上官桀為宛王與盟而罷兵令搜粟都尉侯趙破奴去年擊匈奴敗沒負私從者不與野侯趙破奴正義曰謂負擔糒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與讀曰預正義曰謂負擔糒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限索駝匈奴中奇獸名能負囊橐而馱物皆有一封大凡氏出一封者索封謂其背肉隆高如封土也韋昭曰以其背肉似索故名七科適適與謫通成也大宛傳注張晏曰吏者罪一亡命一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顏師古曰漢律成卒有三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初因秦法而行之

後改曰謫乃戍邊一歲昧蔡大正誤謫為兵今按捕責

定將名昧莫曷反蔡先尊反罰也謫使戍邊曰謫戍謫不質實上官桀楚人也

書法得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兵而為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發明**

重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疋則其輕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為馬故爾方其以數萬之眾鼓行而進比至燉煌所存僅止什一二經歷三年之久益兵至於六萬而負私從者不與焉又到宛則三萬而已率禽獸而食

人肉其禍可勝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若廣利者多殺士卒不勝歎哉善戰其罪又浮於死而猶受封侯之賞故綱目特書封李廣利于下以著武帝溺愛私慾之失為後戒也

**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辰庚



貳軍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為質  
馬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  
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二人為九卿者三人二  
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為九卿者三人二  
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者皆黜其勞士  
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  
將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  
願從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  
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

**集覽**

奮行者漢書音義曰奮迅

自樂入行之人以謫過行者皆黜其勞大宛傳黜作絀徐  
廣曰奮行者及以謫過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  
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此卒以謫行故功勞  
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軍正將軍屬  
官戰國周策注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捕得生口知狀  
生獲其人曰生口謂生獲樓蘭國人而知其國中情狀  
以聞為句候司司讀曰伺候望伺察也輪臺西域地名  
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犁渠犁西域屬國名一日

支渠犁在輪臺東領護統  
領其衆而保護營田之事

**秋起明光宮**

**書法**

武帝自即位以來書起柏梁臺書築宣防宮書  
作蜚庶桂觀通天莖臺書作首山宮又書作建

章宮池苑不與焉用民力多矣於是又書起明光宮  
土木疲民未有盛於帝者也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  
者此其書起何峻宇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武  
帝明光宮書起是年明帝北宮書起永平三年燕雀  
遙宮書起晉安帝元興三年陳後主三閣書起甲辰  
年唐憲宗承暉殿書起元和十三年皆峻宇也終綱  
目宮殿書起五

**○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恃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



國等使使來獻**集覽**平城之憂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圍平城齊襄公復九世之雠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

滅紀復讎也何離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於此馬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

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且鞮侯索隱曰且于余反鞮丁奚反丈人

稱行徐廣曰丈人尊者之輩行也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已辛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置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

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使律治之常人告單于時律為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

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

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

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劔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

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王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

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

從我始矣律曰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集覽**常長水虞常虞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

也或謂長水各誤矣按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顏師古曰長水乃胡名也胡騎之屯於宣曲

觀者丁靈王靈或作今一作零魚黍魏畧云丁零北狄種名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立衛律為王以主其人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引板指也勝乃武之副虞常板引勝知此謀左伊秩訾胡官號復息再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生也顏師古曰氣息自鼻出會論虞常一會適遇也適遇論殺虞常時大窖舊米粟之地藏而空者北海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匈奴云中地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言烏頭白質實蘇武杜陵人建之于衛律馬生角乃得歸即此意平陽人青之從弟子也

兩白鬻

集覽

兩白鬻兩去聲自上而下也鬻與釐通顏師古曰凡言釐者毛之疆曲者也

書法

嘗書兩血矢惠帝四年於是書兩白鬻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匈奴則被留明矣

○夏大旱○赦○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萬餘級師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

午壬

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卿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級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敵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遮道急追之陵曰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



人上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

畜積也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

隨而攻之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

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得人之力雖古名將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

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

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

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

將生姦計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勞

馮曰假權攝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

所梁琛曰權攝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

命射命者所必也謂擬而必中也群經音辨曰命

故反射也屬隸也後距亦作拒史記酈商專攻其前

拒裴駘注拒方陣名音矩或音巨左傳有左拒右拒左

右地兵注見元封六年左右方兵鞬汗山鞬丁奚反汗

音寒遮虜障武帝使路博德築之於居延縣北括地志

云今張掖郡故居延城也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

餘里媒藥其短孟康曰媒酒教藥麴也喻釀成其罪也

張空拳漢書拳作拳文穎注拳弓弩拳也顏師古曰拳

與拳同音丘權反言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空拳

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北首爭死敵首去聲向也謂北

向爭致死命於敵也亦足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已足以

暴露其功於天下也宜欲得當以報漢彼之所以不盡

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罪也腐刑

景帝本紀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注腐宮刑也大夫割

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疆弩迎軍先是詔疆弩

將軍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坐預詔之預先也

先嘗詔博德迎陵軍今武帝自悔坐此詔之預先也

宜欲得當以報漢今按司馬遷傳作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顏師古注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

質實一統志云居延本匈奴地名漢初置居延縣治此

屬張掖郡元符中嘗使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

此號居延塞後廢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肅州衛城

東北浚稽山注見太初二年遮虜障注見居延縣

發明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眾免誅

而侯今又使之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



亦以耻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  
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網  
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  
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考異**

按綱目盜賊例  
書討如永初四

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海賊張伯路以虞訓為  
朝歌長討縣境群盜並不書擊此討字誤作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  
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

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  
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

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殺歲乃  
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

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  
匿以文辭避法馬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杖斧所

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  
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麗履起

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舊矣今  
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

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  
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

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于**集覽**沈命法漢  
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曰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韋昭  
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以文辭避法徐廣曰

詐為虛文云無盜賊直指使者衣繡杖斧去聲杖上  
聲百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賜

以斧者得專斷也躡履起迎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  
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忽遽也躡與躡音所綺反

莊子讓王篇原憲躡屣注着履而不兌**正誤**沈命法今  
起也又從履到門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敢蔽匿盜賊者沒**質實**王賀元  
其命刊本誤為沒城人

**發明**

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為盜  
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

三年春二月初權酒酤**集覽**

權酒酤權音角水上橫木所  
以渡人者爾雅謂之石杠今

宋蔡



略拘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權  
因名馬如淳曰推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推謂禁民酤  
釀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推獨取利也顏師古曰如音  
韋說俱是但較字去入聲皆有此可疑愚謂推字去聲韻  
不收當是音  
覺酤工護反

**書法**

書推酒始此終綱目書推酒四三年書罷推四昭帝  
始元六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陳癸卯年唐代  
宗太曆十四年皆作備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考異

提要東巡下有修封禪祀  
明堂六字據分注當從提

**質實**

常山注見周  
安王十五年

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  
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怠厭矣然猶  
羈縻不絕瘞玄玉爾雅祭地曰瘞注  
冀遇其真集覽既祭而埋藏之示歸於地也

**發明**

方書遣使擊盜賊未聞有振帥之政而推酤遊  
幸繼書于冊則帝之無意於民蓋可知矣此而

觀之其  
失自見

夏大旱赦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譴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  
速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  
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教還因  
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  
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  
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費用事集覽遠  
累重遠如字累謂妻子重謂輜重余吾水韋昭曰余又  
音徐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徐廣曰  
余一作斜音邪按余吾在朔方郡北右校  
王右校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

**書法**

上書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則陵家死不以其罪  
可知也然則其書誅何陵前降虜綱目書戰敗

降紀實也或者亮其不得已則奔軍降將無所懲  
矣故因其族之而書誅所以示降虜之罰為世戒也

申甲



**發明** 陵家以無罪見族猶書曰誅何哉蓋陵有降虜之罪又用事於虜誅其家所以誅陵也其旨嚴哉矣

夏四月立子臯為昌邑王 **質實** 昌邑國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令死罪

入贖

錢五十萬 減死一等

**書法** 前書詔民得贖罪譏矣於是而書死罪入贖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故通

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 **質實** 茂陵注見 ○夏赦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

召而讓位馬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

二年秋旱 ○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

其**集覽** 白公史失其名趙之在中大夫也公相呼尊老之稱谷口漢書音義曰在長安北故縣處多險阻

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東北四十里河渠書韓使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即瓠口索隱曰瓠口

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漢為縣隸馮翊今呼為治田於何所池陽谷口也谷口漢為縣隸馮翊今呼為治

谷去甘泉八十里盛 **質實** 一統志云白渠在西安府涇夏稟然故曰寒門 **質實** 陽縣西北漢白公引涇水溉

田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下流入高陵縣界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谷在後舉

鍾成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寸且糞長我朱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谷口

漢之縣名屬左馮翊東漢省入池陽縣故址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清湫志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

酉乙

戌丙



書法

穿渠必書重溝洫也終綱  
目書渠十詳泰初乙卯年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弗陵生

當去皇字

弗陵母曰何間趙婕妤居鈞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

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指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

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

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覽捷行

捷言接幸於上從女章昭曰捷承行助也顏師古曰禮比丞相鈞弋宮趙捷行手可反屈如鈞故以名宮列

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鈞故號馬三輔黃圖云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任身任平聲孕也鄒陽傳應劭

注紂刺任者觀其胎產詩大明篇曰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巫蠱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

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顏師古曰指體即藥毒害人厭俗之行術

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初充為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

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

待比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道上以充為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

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教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

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覽陰事謂陰謀之事魁岸雄傑也顏師古曰岸者有庶

長安內者言也時貴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沒入車馬待罪比軍擊匈奴否則許入錢贖罪令各以秩次輸入北

軍凡數千萬家使即家令也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府使山吏反非愛車馬注見上北軍教教亡素者亡讀



曰無自言素不

曾教教左右

質實

江充

書法

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

發明

江充以告陰事見用烏有君子而告人陰事者哉其為小人必矣武帝寵而用之使督察貴近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冬

十月晦日食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丑巳

子戊

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淖姬故江都易王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集覽

淖姬為寵姬其子建

盜與姦者彭祖取為姬蘇林曰淖姓音泥淖之淖多欲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財或宮室遊畋或狗馬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關土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仙以為高皆足以荒廢政理

質實

武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

夏大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

解巫蠱

集覽

門候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

地三郡武帝改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顏師古曰

書法

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二而巳秦皇漢武一轍也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寅庚

賀子敬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



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  
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獄  
獄中家子死集覽祝詛上句絕祝職救反詛側慮  
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為人父教

**書法**

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  
深矣

之戒

以劉屈氂為左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書法**

元光五年書大風發屋折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  
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閱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

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絲綱目  
大風發屋折木三詳元光五年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

**質實**

一統志云

諸邑春秋魯邑名漢初因之後為諸縣屬琅郡晉屬東莞郡後魏於此置高密郡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為諸城縣唐置密州治此宋初置安化軍金元仍為密州治國朝省州以縣屬青州府

**書法**

有罪稱誅無罪稱殺恒辭也史曰皆坐巫蠱誅  
綱目以為無罪則書殺可耳此其書死何疑也

疑也則如勿書書大搜十日書坐巫蠱  
死所以著方士神巫之流禍為世戒也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

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考

**異**

皇字羨據高帝十二年  
書太子盈即位省皇字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  
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太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  
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  
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  
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  
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  
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  
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  
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



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  
皇后恐父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輒有所縱  
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  
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  
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上與諸  
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  
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過輒增太子知之  
文與小黃門宮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太子知之  
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  
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  
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  
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  
雖久無寵尚不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  
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  
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  
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  
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  
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汗令有  
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  
而死於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

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  
床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  
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  
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  
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  
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  
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  
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  
皇后發中廡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  
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  
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  
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  
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  
之太子亦矯制救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  
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擊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



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  
故眾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盡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  
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先請柩何  
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柩何  
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  
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  
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  
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  
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  
皇太子為漢通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  
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闖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  
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歸姦詐群邪錯繆太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  
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往者江充諛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  
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  
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  
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又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

子亡東至湖歷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發  
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  
并遇害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  
賓客多以異端進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  
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師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  
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於邪僻  
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  
正直難親諛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所不  
也胡氏曰武帝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馬與諸  
子疏而後希得見一也寵姬而生太子及太子愛施二  
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  
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  
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  
出入宮掖七也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  
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  
之罪特在於不亟請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  
充而亟走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  
是亦遊不休使民力既殫盜賊蠱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  
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家刑國措世安集覽矣太子宣帝時追謚曰戾史記謚

寧則豈有是哉法解曰不悔前過曰戾平決平音

病平其不平而決斷也平反漢書錄囚平反之謂舉活

罪人也類師古曰反音愾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

氏曰平反理正幽枉也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衛青衛后

同母弟太子外家也為去聲助也據太子名曰群臣之

中再無如青之為太子者黃門與服志禁門曰黃闈以

中主人主之故號馬黃門令主省中諸官者銜文為句銜

恨蘇文也小黃門漢置小黃門十人以闈人為之通命

兩宮案兩朝國史志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

則為內侍黃門小不平身體稍不平和也省中漢宮中

本曰禁中謂門閤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行

道豹尾中後避元后諱改曰省中顏師古曰言入此中

者皆當省察不可妄也秦扶蘇事始皇病甚令趙高為

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喪會咸陽而葬書未付使者始皇

崩高乃更為書賜扶蘇死趙虜初江充為趙王客得罪

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故下文云前亂乃國

王父子舍人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中廐車

中廐天子馬閑也或曰皇后天車馬所在中都官史記淮

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

官也壺關三老茂壺關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

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東至湖湖縣本屬京兆後分

屬弘農括地志云魏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湖水

源出湖城南三十五里李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傳

望苑義取廣博觀望也亟詣上自歸正義曰謂自歸於

天子之前首露明春秋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

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

秋之義必陷篡弒之誅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

夫穀梁傳曰諸侯目不首惡况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

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

弟佞夫甚之也今漢武之殺皇太子即此

外家為據今按此段五十餘處皆稱太子不

應此處突出其名為當如字據者倚仗太子不

湖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因津以名邑後周於湖城故地

置闕鄉郡隋初郡廢後遷今治為闕鄉縣唐貞觀初置

鼎州尋廢州以縣屬魏州宋屬陝州元以湖城縣省入

國朝因之屬河南府壺關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傳

望苑在西安府城北五里漢武帝為戾太

通鑑綱目卷五 漢紀八 宣帝 正和二年



書法

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終綱目太子書反二是年據唐太宗

貞觀十七年承乾

發明

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

充而殺之既已殺充不能請上自明遂白后稱兵則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悟赦而弗誅為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况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偷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詔丞相討之所由正名定罪為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地震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

之質實

五原注見明帝永平八年○夏赦○發西域兵擊

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質實車師注見武元鼎二年○六月丞相

屈釐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釐為相道遠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

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釐腰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

深入要功北至邳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

遮擊貳師夜斃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以集覽祖道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為

女妻之宗族遂滅道道析也頽師古曰黃帝子名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

因饗飲馬左傳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作一土堆置犬羊其上祭

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祀較是



也又云祭畢則以胙肉食之謂之餼禮用兵時以犯軍法當斬者斬於路却兵過其上輒蒲撥反天羊向山居水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匈奴官名有左有右今左大將軍于之次子為之燕然山在匈奴速邪烏地中稽落山之北燕或音煙案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上都質實一統志云范夫入城在鞞鞞國中率衆保完之因名燕然山在鞞鞞國中去塞三千餘里

**書法**

屈翬腰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李陵之降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何以

不書誅於是廣利屈翬欲立昌邑為太子事覺屈翬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深入自贖大敗遂降網目不書深入大敗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據李陵前書戰敗降

**發明**

相臣棄市待之不啻犬彘矣其於國體何如哉廣利族誅無足道者書之以見始焉輕用之失

秋蝗○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太子弄父

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

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

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集覽橫橋如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音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外有橋名橫橋括地志云渭橋即橫橋架渭水上在雍

州咸陽東南二十二里歸來望思之臺質實一統志云言已望而思之庶幾太子之魂歸來也

陵人橫橋在西安府城西二十五里即中渭橋也注見高后八年渭橋思子宮在河南府閩鄉縣東北二十

里漢武帝思疾太子時所築今有故城在焉望思臺在河南府閩鄉縣西北漢武帝思疾太子為築此臺

**書法**既悔悟族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入綱目以來書族十



一秦三高帝二武帝六而武帝居其六然則帝之刑亦太刻哉自是以後漢諸臣非謀反無夷族者以至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鑿

隕石二隕十數反春秋僖十六

年隕石于宋五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隕通作賈公羊傳曰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黑如鑿

煙奚反說文小黑子七制驚作磬解云磬石名也疑七制誤

實實

雍縣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

如雷何非雷也綱目書雷十書如雷者一而已

一而已詳秦始皇三十六年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畫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

集覽

鉅定澤名在泰山東神人蓬萊仙人之屬

書法

書親耕始此終綱目書耕五是年明帝永平十五年章帝元和二年三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

書莢麥者一開元二十二年籍田不與焉○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從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

為代田一畝三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說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七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集覽閱功勞，顏師古曰：「閱，積功也。閱，無三代之臣乎？」經歷也。今人以家世門戶為閱，閱誤矣。伐通作閱，史記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益民賦三十，欲於常賦之外，每口轉增三十錢，失一狼，匈奴以狼自比也。走千羊，以羊喻漢也。死略離散，言死亡被虜，略及自離散者，亭，侯望者所居，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止擅賦，擅賦非常賦也。脩馬復令，為句復音福，除也。七制解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七制解馬，復者進畜馬方略，補邊狀，句絕方策術也。略計謀也。補滿缺處，事情與計對，與上計之吏偕來，赴對一畝三畝，晦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畝，易其處每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每凡鉏草輒以土附。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四 宣帝本紀 四十四



著首根能風旱能讀曰耐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

書法

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

重富庶皆為相始封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發明

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

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極然後徐痛定始大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寤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旣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辜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後元元年春祠泰畤○赦○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

伏誅考異

提要作侍郎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集覽

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也征和二年反敗走胡而死諡曰戾以其母后姓衛因號衛太子懼及句絕懼禍及其身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間没入宮養

馬上海奇之賜姓金氏磾音依林光宮括地志云秦林光

宮漢甘泉宮也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甘泉注見文

帝三年觸寶瑟僵以走趨急遽故觸瑟而僵仆周禮樂器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弦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秋七月地震。殺鈞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  
子當置齊魯禮義之卿，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  
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辨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  
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鈞弋夫人之子弗陵  
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馬，以其年釋  
母少，猶與父之欲以太。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  
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  
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  
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  
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  
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  
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  
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  
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  
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集覽：猶與注見秦孝文  
后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王元年猶豫黃門。

**畫** 黃門 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馬故有畫工掖庭  
**畫** 昭 曰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案掖門宮中之小門

在正門之旁者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掖  
然案掖庭獄即永巷也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  
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自有道

矣自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  
為家法人亦何樂於有子哉

**發明** 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  
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拓跋氏率用

此法然彼夷狄爾中國而  
夷狄乎哉書殺譏之也

甲午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

詔輔少主帝崩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

子考證主當作帝。謹按孝武立昭帝為皇太子，擇臣而  
輔之上承高惠文景之統，惡得為繼世之始。下同

通鑑綱目卷五 漢代皇帝紀卷之五



借帝書曰少主哉

質實

霍光平陽人

張掖人

金

二月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卧内牀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觥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容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焉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

集覽 漢離宮

也取五柞樹因名馬五柞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二說未詳



如有不諱注見周顯王八年前畫意去年使黃門圖畫

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蔡闈蔡邕曰天子所居

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約尾中故曰禁

與僕射皆官名謂即僕射皆竊視之識式志及記也即

兒弄戲也師古曰言其狎褻無閑大躰隆慮注見文帝

年元質實一統志云五柞宮在西安府整屋縣東南三

書法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位故受遺之詔

者矣故書羨之書受遺詔始此終綱目書受遺詔六

是年宣帝黃龍元年後主建興元年晉元帝永昌元

年明帝大寧三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發明武帝平生繆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

將軍受遺詔而相臣無預又可以觀世變也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殫祭共領

尚書事質實鄂邑注見後主建興七年武昌縣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

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筮即欲收取筮即不肯授光欲

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集覽其養

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共君用反養餘亮反下奉上曰共養也省中注見征和

二年尚符璽即尚主也即官名主掌符璽事多光重之

日多輕之曰少

二月葬茂陵質實一統志云茂陵在西安

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質

實一統志云雲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甘泉山

書法

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故通鑑不書綱目并徙

後書追尊者十二君昭帝宣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

靈帝獻帝熹帝燕主垂晉武帝安帝魏恪自哀帝尊其

通鑑綱目卷五 漢代皇帝後元二年



未乙

祖母及其所生而後書尊拜者十三君哀帝平帝桓  
帝靈帝晉哀帝孝武帝魏主詡唐憲宗穆宗敬宗宣  
宗蜀主昶晉主重貴於是又有遙尊者矣唐  
德宗尊妾母非也尊保母甚哉魏主燾主濬

○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桀行北邊 **考異** 此音入亦當作寇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犍命擊破之

○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月

**書法** 七月至于十月恒雨也故謹書之綱目書大雨  
是年成帝建始三年新莽乙亥年庚辰年靈

帝建寧二年獻帝建安十八年有書六十餘日者矣  
庚辰年未大也書霖雨六月詳秦二世二年書雨水十

五書雨二有書六月至于九月者矣靈帝中  
平六年未大也大兩且久莫甚於此時矣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考異** 燕上漏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玺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玺書  
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侯朝廷

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老  
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備武備

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  
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兵臨苗旦招來郡國

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  
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

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 **集覽**  
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候陰猶言暗地也刺七迹 **質實** 雋不疑  
反周禮注刺探候伺也

**書法** 書赦弗治何譏失刑也弗治之辭二燕王旦謀  
反赦弗治失有罪之辭也譏也有司奏梁王立

罪寢不治存厚之辭也羨也羨惡不嫌同辭終綱目  
書弗治二書謀反赦二旦秦符重皆赦而復反者也

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 **集覽** 行縣行下孟反謂至諸  
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縣有所按察也續漢志

通鑑綱目卷五 漢紀五十四 合元元年



云郡國以春月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錄囚徒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

疑趙廣漢黃霸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何武皆嚴

能吏也惟黃霸以不稱職書罷歸故官

九月車騎將軍秬侯金日磾卒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秬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

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第兩人不可

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手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覽**

秬侯秬縣屬濟陰漢書音義曰秬與托通音都故反今濟陰成武縣有秬亭賞奉車百官表有奉車都尉官掌御乘輿車建駙馬都尉百官表有駙馬都尉掌駙馬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書法**

綱目書無冰二是年武帝元符六年舍是無書者史略之也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彊劉長樂

為光祿大夫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

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

樂衛**集覽**春秋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注春秋富年少

守劉辟彊楚元王交之孫為郡太守長樂衛尉**正誤**辟彊

守長樂衛尉今按楚元王傳霍光拜辟彊為光祿大夫

長樂官名也宣帝紀師古注亦云謂長樂宮之衛尉也

百官表云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師古注各隨所掌之官以名官夫霍光專政或勸其納用宗室可以免患故擇二人可用者官於朝何乃出辟彊為郡守乎

申丙



集覽之  
誤明矣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書法**

除者何全免也武帝征歛百端經用不足昭帝即位一年耳乃能全免天下今年田租亦在乎

人而已書除今年田租始此終綱目書全除天下今年田租四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宗

宗天寶十四年至於一州一道與夫量免蠲免不與馬煬帝免天下今年租賦不書隋大業二年玄宗免

天下今年田租不書唐開元二十七年泰也故削之

**發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

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羨蓋在其中矣

○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鞬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

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

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集覽隨殯罷極墮落也殯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胎散也罷讀曰疲極

困也言馬畜孕重者如是故匈奴苦之右谷蠡王服虔曰谷蠡音鹿離匈奴之官有左右谷蠡左谷蠡王以次

為左賢王顯渠闕氏顯渠名也闕氏注見高帝六年壺衍鞬單于之號也鞬丁奚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冬十月

遣祠鳳皇于東海。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書法**

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霍光一開其端是年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本

始元年地節元年二年神爵元年三年甘露三年皆譏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鳳皇七

十一月朔日食

**考異**

十上漏

晉丁

通鑑綱目卷五

漢高皇帝治元三年

四三



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

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

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

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

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遂

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遂

立為**集覽**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

后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休息休澣皆假也蓋長

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蓋公曷反泰山郡有蓋縣長公

主為蓋侯妻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臣也猶言私人子

客者人之嘉稱也姓丁名辟除惡氣漢官儀曰椒房者取

泥塗壁取其温煖而芳辟除惡氣漢官儀曰椒房者取

其藩實**正誤**私近子客丁外人今按**質實**蓋縣名注見

之義**書法**於是帝年十二而后方六歲立后之幼

**發明**昭帝是年春秋十二而上官氏亦始五歲處乃

正位中宮此則霍光不學之故爾綱目書此文

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矣

秋令民勿出馬

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徃時令民**集覽**流庸謂流離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官上

二字當作后父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此

年上官后初立即拜安為車騎將軍當書后父安以著謀

端逆之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

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

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不疑後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犇報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  
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誼者錄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  
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  
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  
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程子曰傳不  
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  
曰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犇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察  
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  
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瞶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  
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  
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  
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  
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  
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微而  
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  
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集覽**

公

違命出犇蒯瞶衛靈公世子之名與靈公夫人南子有

惡欲殺南子靈公怒蒯瞶懼而奔宋蒯瞶苦怪反瞶五怪

反輒距而不納輒蒯瞶之子名也蒯瞶奔宋已而之晉

衛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晉大夫趙鞅送蒯瞶入衛衛

距之不得入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亡去何不

即就死地夏陽七國時衛入上郡少梁於秦秦惠王更

少梁城在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夏上聲正義曰

十里趙鞅晉大夫趙簡子也鞅於兩反書曰世子蘇子

由古史曰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干戚非

世子而以世子名之者以其子輒得立於衛成其為世

子故也案世子元子也穀梁傳僖五年公會王世子王

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疏云

此云世天下者明其父在之故令傳以其特世父位故  
云世天下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石曼姑衛人也  
戚衛之邑也國夏齊人也事在哀三年衛石曼姑主兵  
圍戚而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春秋  
序齊為首也注云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  
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也曼音萬史記衛世家作石  
曼專索隱曰左傳作石圍此專音圍穀梁傳作曼  
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彼據也衛太子名據質實

通鑑綱目卷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漢書卷之五十五



一統志云夏陽秦之縣名本晉之少梁邑也漢屬馮翊郡隋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唐初置西韓州貞觀間州罷以縣屬同州五代梁屬河中府後唐復舊宋因之金改禎州元初州罷復為韓城縣尋復置禎州後罷以縣屬同州本

罷儋耳真番郡

儋耳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真番注見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母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集覽

鹽鐵酒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均輸

書法

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權均輸官皆美

也之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恨分已死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突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



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  
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  
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  
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貫陵罪全其老母  
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  
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  
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  
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  
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

**集覽**

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鼠去草實而食之漢書音義曰去藏也蘇林曰取鼠所  
去草寔而食之劉貢父曰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  
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愚案去訓  
藏當音舉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為禁法弄  
通作去音舉亦藏也亡人之地亡讀與無同自分已死  
人分扶問反自度我之分劑已死矣竹帛簡書也  
索隱曰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用帛故云竹帛猶言青  
史也庶幾乎曹柯之盟庶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  
齊桓公會柯而盟也事注見秦王政二十年典屬  
國秦官典主也主歸義蠻夷其屬官有九譯令

**書法**

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嘉武節也  
終綱目使書還三是年蘇武唐太宗貞觀元年

鄭元禱甲辰年後唐  
李德明惟武以美書

**發明**

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  
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

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  
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

夏旱○秋七月罷權酷官

能權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  
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稍  
復文景之業焉

丑辛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  
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  
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  
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集覽**

中牢漢儀云春桑生皇  
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

通鑑綱目卷五 漢高皇帝拾元六年



蠶于薄以中牢羊承祠蠶神又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出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殷盛也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承然則中牢與少牢無別矣更當考之又少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

**書法**

通鑑歸何譏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矣故

徵賢二十有一是年光武建武五年順帝陽嘉二年

四年魏主丁亥年晉武帝穆帝永和六年孝武大元

十二年宋辛未年魏主壬午年梁武帝己卯年周主

唐太宗貞觀元年高宗開耀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

宗開元六年代宗大曆三年德宗貞元四年憲宗元

和元年昭宣帝天祐二年書遣歸者一而已臣子不

與馬書賜帛始此終綱目書賜帛四是一年齊甲戌年

魏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太宗貞觀七年惟此為譏辭

**武都氏人及遣兵擊之考異**

氏下本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夏赦○秋七月晦日食既**

**書法**

昭食既大變也於是臣下有謀上者天之示人昭昭矣故下書鄂邑公主等反誅終綱目書日食

三百六十七而書食既者十年有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

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

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

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

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

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

光出沐自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頗何知之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頗何知之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頗何知之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

通鑑綱目卷五 漢昭帝元鳳二年 四八



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後桀黨與有諸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  
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  
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  
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日左  
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  
謹畏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告九月詔捕集  
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覽為封侯而託其言於蓋主出都肄即孟康曰都試肄  
習也顏師古曰都大也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謂即官羽  
林道上稱蹕羽林掌送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謂即官羽  
騎漢儀云皇帝輦動左右侍惟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  
止人清道此言霍光於羽林管中道路上亦稱蹕也止

畫室中止居也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之圖畫將軍之廣明都即屬耳之性也廣明東都門長  
安東郭門也往廣明時道經羽林營顏師古曰屬近也  
史作近耳謂霍光往廣明都肄即時是近日事豪傑豪

縱桀黜不羈之士也旦與語相平語去聲上與下言也  
燕王旦之相名平左將軍上官桀車騎將軍上言也  
安舍人父燕倉蓋主之舍人父姓燕名倉舍人注見漢

王劉邦三年移病卧劉貢父曰移文稱病而卧也漢諸  
書云謝病皆同義姚崇病疴正誤羽林今按林字句絕  
移告注移病于外休假曰告屬上文真西山大學

街義注即羽林者宿衛之士謂即及羽林也畫室今按  
畫室謂彩畫之室成帝生於甲館畫堂注亦謂宮殿中  
彩畫之堂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

王圖賜霍光安知又畫於室中乎質實一統志云蓋  
時屬齊孟子謂蓋大夫驩指此漢初置縣屬泰山郡後  
廢之隋嘗於此置東安縣故城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  
七十里楊敞華陰人

書法於是主及旦自殺耳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  
逆誅死四鄂邑唐高陽太平  
惟安樂以韋后黨書其黨



**發明** 元年書燕王旦謀反救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  
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  
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  
亡不止而武帝知子  
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  
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  
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 **集覽** 比干殷紂無道王子比  
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魏相平陵人**  
人心有七竅遂 **質實** 魏相平陵人  
殺而剗視其心 **韓延壽燕人**

**書法** 書諫大夫始此綱目書諫大夫七韓延壽夏矣  
勝王褒王吉貢禹劉輔鮑宣東漢以下書諫議

大夫凡十六詳  
光武建武五年

###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  
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  
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  
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 **集覽** 百  
狀聞或抵其罪法安世湯之子御史除用滿歲以 **集覽** 百  
告白於天子 **質實** 張安世杜陵人杜  
而任用之 **湯** 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  
**書法** 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  
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  
右諷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  
親漢亦 **集覽** 以甌脫王為道服虔曰甌脫土室也胡兒  
羈縻之 **集覽** 作於境上以伺望漢人者立主以王之顏  
師占曰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若今伏宿舍也甌去聲  
脫如字道引導也北橋余吾水北橋者於受降城北為



橋以渡余吾水也余吾水注見武帝天漢四年羈縻索  
隱曰羈馬絡頭縻牛韁也漢儀云言人被牽制如馬牛  
之受羈縻也

二年夏赦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  
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入禪帝

**集覽**

泰山石立泰

北睦弘傳曰泰山萊蕪山南凶凶似數千人聲民視之  
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劉向傳曰寇石立  
於泰山注寇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一石居上上林  
僵柳復起生睦弘傳曰昌邑有枯杜木卧復起又上林  
苑中大柳樹斷枯地亦自立生蟲食柳葉曰公孫病  
已立柳葉上蟲所食成此五字案病已宣帝名也符節  
令睦弘符節令主符節事周禮八節圖符節出入國門  
又往來於關以竹為符節取合馬睦弘姓名睦音息為反

**實實**

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上林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宣帝之祥也綱目書石立  
二年哀帝建平三年

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  
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  
以為吳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  
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諍與反者  
身無異吳故二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  
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効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  
女婿也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  
於是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廷年奏記光曰吏縱罪入有  
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廷年奏記光曰吏縱罪入有  
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又故及先帝用  
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諫今  
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獄不合衆心群下  
謹譚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  
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



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  
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集覽** 亡過父故吏吳

謂桑遷父弘羊舊日之吏也  
侯史復姓吳名也遷因亡  
匿而過其家首匿遷為句吳自陳首隱匿桑遷也詆吳

為不道詆本作抵當也當吳以不道之罪案十惡罪其  
五日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夫解人造畜蟲毒

厭魅承相父故為句謂千秋乃老成者舊也終與相竟  
竟亦終也光與千秋交善竟終此生也合和合音閣和

去聲聲也 **正誤** 並如字今按  
相應也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  
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故二子書官凡書

腰斬甚之也據晁錯欒大劉屈  
斃成方遂皆腰斬不書腰斬

**發明** 案分注所載仁平議獄之事甚明而深文者詆  
之甚曲然且不免極刑此漢法之酷可知綱目

所以於二人之死書  
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  
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強遂反漢得匈奴

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  
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

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變夷自相攻  
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

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  
遼東匈奴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

烏桓明友乘烏桓散擊之斬獲  
甚眾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集覽** 即後匈奴即後猶

**質實** 烏桓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鮮卑注見光  
武建武二十五年趙充國隴西上邽人

辰甲

### 四年春正月帝冠

**書法** 帝於是年十七矣終綱目書帝冠十有三詳惠  
帝四年莫長於昭帝莫幼於宋主昱冠用正月

歲首也先是惟惠帝書三月  
後此惟宋主昱書十一月



○丞相千秋卒

時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二月以王訥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

使作治考異

按甘露元年書太宗廟火則此孝文二字當作太宗

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

集覽

五校注見宣帝神爵元年

書法

先是書高園便殿火矣武帝建元六年後此書

不以作治書此其書作治何急宗廟也於是遣使作

治六日而成可謂知所急矣故書是故昭帝急於宗

廟則書遣使作治晉武慢於宗廟則書某年

某月成大康十年四月綱目之勸戒明矣

救○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

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後為匈奴反間數遊殺漢使

馬監傳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

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

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

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

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

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

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官女為夫

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

質實

樓蘭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鄯善傳介子北地義渠人義陽

論者或美介子集覽

安歸歸安歸質子之名也下歸還

以為奇功過矣

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曰橫門如淳

曰橫音光伊循城漢書循作修七制解伊修城在鄯善

國漢於其中置

屯田吏士處

封介子為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

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叛者

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

今乃以大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

論者或美介子集覽

安歸歸安歸質子之名也下歸還

以為奇功過矣

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曰橫門如淳

曰橫音光伊循城漢書循作修七制解伊修城在鄯善

國漢於其中置

屯田吏士處



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書法**

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

行盜賊之計於變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書誘殺始此終綱目書誘殺十是年

獻帝建安二年劉備殺楊奉後主建興四年吳呂位殺士徽懷帝永嘉五年石勒殺王彌宋庚申年蒙遜

殺歆梁丙午年拔陵殺胡琛陳甲申年周迪殺周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密殺程讓唐玄宗開元八年

王賓殺僕固五代已酉年郭從義殺趙思綰書誘誅二高帝十二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發明**

之誘殺之事春秋深貶烏有堂堂大漢乃為盜賊

殺之其惡甚矣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冬大雷○丞相訢卒

相訢卒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書法**

城不書必關要而後書故內城書京都外城書關塞書漢長安吳武昌代盛樂平城涼姑臧燕

龍城夏統萬齊建康吳越杭州孟知祥成都周大梁南唐金陵皆都城也苟都城雖外郭必書書漢受降

玄菟吳濡須魏九城齊軹關唐應龍奉天原州鹽州三城唐德勝晉澶州周李晏曰皆關塞也

○夏赦○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冬十一月

以揚敞為丞相

**書法**

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揚敞光專也

**發明**

去冬書丞相訢卒至今冬始書以揚敞為丞相則其是曠年虛揆度之位其於國體從可知矣爰

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為具負是以國之大事皆不與聞如顧命廢立之類觀之綱目所書蓋可想見

君子安得不為之三嘆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

集覽

口賦錢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

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

○有流星大如月衆

星皆隨西行

書法

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異也故通鑑大書綱目特書之果踰月

而國有大喪矣書流星始此終綱目書流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長安

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

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即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承宗廟光即日承

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即賀昌邑哀王醇之子素

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太

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奕脫之玉體犯勤勞之煩

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

廣履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訥訥焉發

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

適神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

壽福祿臻而杜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

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

任之貴加馬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

酒脯而放縱自若即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

諍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

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曰太王

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而得以為堯舜王說其諛常

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

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即通經有行義者與王

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益王許之遂乃選

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

黃龍目卷五



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  
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  
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  
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  
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  
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  
望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  
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  
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  
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  
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  
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  
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  
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  
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廢太伯立王李天王古公宣父也長子曰太伯次曰虞  
仲少曰季歷李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公意欲  
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是為王季  
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記檀弓文  
鄭氏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曰周制立孫王  
肅注伯邑考文王長子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  
音博哀王之名訥訥古欣字喬松之壽王喬赤松子皆  
古仙人也楚辭遠遊篇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  
則又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晦庵集註案列仙傳赤松  
子神農時為兩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兩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  
仙俱去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喬好吹笙作鳳鳴遇浮  
丘公接之仙去又楚辭惜誓篇曰赤松王喬皆在旁哀  
時命篇曰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織介喻事  
細微也織與織同介通作芥蹇蹇亡已亡已不止也蹇  
蹇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儼於儼音擬比也記儼人  
必於其倫方山冠其制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  
五采縠為之樂人所服畫冠狗言皆是狗而冠者中詩  
一篇何等中去聲當也言王所行於三百五篇之詩當  
中那一篇與何篇可等比日中發日午時啓行晡時晡  
奔謨及日加申高宗諒闇商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  
注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亮一作

集覽

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是為王季  
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記檀弓文  
鄭氏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曰周制立孫王  
肅注伯邑考文王長子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  
音博哀王之名訥訥古欣字喬松之壽王喬赤松子皆  
古仙人也楚辭遠遊篇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  
則又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晦庵集註案列仙傳赤松  
子神農時為兩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兩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  
仙俱去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喬好吹笙作鳳鳴遇浮  
丘公接之仙去又楚辭惜誓篇曰赤松王喬皆在旁哀  
時命篇曰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織介喻事  
細微也織與織同介通作芥蹇蹇亡已亡已不止也蹇  
蹇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儼於儼音擬比也記儼人  
必於其倫方山冠其制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  
五采縠為之樂人所服畫冠狗言皆是狗而冠者中詩  
一篇何等中去聲當也言王所行於三百五篇之詩當  
中那一篇與何篇可等比日中發日午時啓行晡時晡  
奔謨及日加申高宗諒闇商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  
注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亮一作



諒陰古作闇蔡氏傳曰案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鷓鴣之

廣陵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

書法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

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權酷官又書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承皇后詔何不專立君累光也兩漢之世書迎書立者十書承皇后詔惟光而已詳呂氏

辛酉

葬平陵質實

一統志云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三里○昌邑王有罪大

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

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棄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

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

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六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

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

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將軍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



大將軍詔諸禁門母內昌邑群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  
明殿詔我皆送廷尉詔獄光教左右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  
百餘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  
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敬等昧死  
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  
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  
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  
節引內昌邑驪宰官奴與居禁闈內教戲發樂府樂器  
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  
昭皇帝宮人象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  
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  
使使者持節以三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  
臣敬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  
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  
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

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  
副車光送至即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  
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群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  
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群臣坐  
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滅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著責曰師何以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  
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及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為五深陳之也臣以二百五篇諫是以無  
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集覽鴻範  
與洪通雅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  
原父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劉  
改云臣下有謀上者漢之傳謚常為孝者謂漢家相傳  
諡號皆加一孝字其所以然者以下文所云也不得旋  
踵旋回轉也踵足跟也謂不得會議者去九卿百官表  
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  
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名雖仍舊而所莅之局謂之寺

集覽

鴻範

鴻範



因曰九寺見白太后見形旬反白奏也見太后而奏之  
母內母禁止之辭內讀曰納卒有物故自裁卒倉沒反  
急遽也物故死也裁度也恐昌邑王忽自裁而死殺主  
殺讀與執同斬衰衰亦作練倉回反喪衣也杜預曰衰  
在曾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衣裳皆用極生麻布  
旁及下際皆不緝故名斬衰其服三年首扶用竹君道  
止初被徵在路時受壘天行前史記李斯傳天行未  
發注行如字人主之喪曰大行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  
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如淳曰大行不反之辭  
也李善文選注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行音下孟反就次發壘發開封也次謂喪  
次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出次排倡排諧戲也倡女樂  
也漢書詠笑類俳倡泰壹注見武帝元光二年太一蒙  
宮人名使者旁午素隱曰凡物交橫為旁午故劉向傳  
注蜂午雜沓也顏師古曰謂使者分布也案唐書白居易  
易傳論問旁午注云旁去聲五辟辟刑也音關墨劓刑  
謂劓去膝蓋骨官謂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謂  
處死也壘組壘注見周赧王四十一年組注見漢王劉  
邦元年金馬門注見武帝元光五年王行行胡孟反言

迹也湯沐邑注見高帝十二年見為城旦注見秦始皇  
三十四年黥為城旦白令屬下句建白於太后然後令  
勝受尚書長信少府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其宮本  
名長信詹事景帝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  
**正誤**自裁今按言殺者常詞究其義乃為弑耳如字讀亦通  
使者旁午今質實夏侯勝魯國人房陵縣名注見獻帝  
按旁如字建安二十四年王式東平新桃人  
**發明**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  
於托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  
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况其狂縱素著漢朝豈  
無一人不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  
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儻不書昌  
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  
自白於天下後世乎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考證**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字誤書當去之○謹按漢書昭帝始元四年立皇后上官氏元平元年昭帝崩

漢書昭帝始元四年立皇后上官氏元平元年昭帝崩



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受皇帝璽綬尊皇太后曰皇太后  
已而昌邑無道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迎宣帝入即位皇  
太后歸長樂宮黃龍元年元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建昭  
二年閏六月崩此上官后之始末也今提要因通鑑舊文  
誤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於病已入即位之下宣帝實  
未嘗尊之當依漢書去此九字而以黃龍元年元帝尊之  
正為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  
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  
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杖繫郡獄故廷尉監丙吉  
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  
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  
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却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  
死者猶不可况親魯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  
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  
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  
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  
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

衛太子後也勿復言子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  
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  
東海濬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  
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  
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  
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  
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  
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  
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  
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嗣孝  
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  
侯群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  
**集覽** 良娣太子之妃  
不道奏錐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曰史良娣太子之妃  
良娣曰孺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曰史病已已止也  
風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差也後改名詢分  
條中都官獄詔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云長安  
中諸官獄三十六所非一人所能治故分使疏錄之上



屬籍宗正上是掌及進也上宗屬之籍於宗正也宗正  
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宗室親屬名籍掖庭令職掌  
後宮貴人來女事暴室嗇夫漢官儀曰暴室主宮中婦  
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顏師古曰暴室  
掖庭主織作練染之署也取暴曬為名耳或作薄室案  
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以置  
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其屬官  
有嗇夫一罪人以閹宦為之亦猶卿縣之嗇夫也濩中翁  
姓濩名中翁東海人也濩方目反中讀曰仲游俠荀悅  
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索  
隱曰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游從也行也俠挾  
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輔之事也又任俠注見武帝  
元朔二年善龜音音尸蒿屬史記龜策傳太史公曰王  
者決定諸疑參之卜筮斷以善龜不易之道也余至江  
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善百  
莖共一根又傳曰上有禱著下有神龜聞著生滿百莖  
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質實丙吉魯國人張賀杜  
常有青雲覆之禱言稠字陵人安世兄宗正德  
劉德楚元王交之後為宗正令故云東海郡名注  
見秦二世二年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

**書法**

賀既書即位矣書昌邑王何不君也故以太后  
令廢主者多矣不書董卓惟霍光以奏太后書

其書之何不專廢君累光也是故不以專廢君累  
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  
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  
上書光率群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發明**昌邑之立書光承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  
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  
儻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為專輒不臣矣至宣帝則  
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  
武人而所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  
托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赦○丞相敬卒以蔡義為丞相**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  
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姬議者謂光置宰相  
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集覽**何謂云云何  
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質實**蔡義  
溫人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  
微時故劔太臣知指白立許倭仔為皇后霍光以後父  
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胡氏曰宣帝  
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  
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  
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頭邪謀蓋肇於此  
此霍氏之所集覽乃天刑之求故劔意廣漢刑人許廣漢  
以覆宗也歟乃天刑之求故劔意廣漢刑人許廣漢  
君側注為怨恨為害也王制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  
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  
以政示弗故生也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君子不近刑人  
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刑人不自賴也疏云循言  
不自重似若世人名輕賤之物云非可賴也又注見桓  
帝延喜九年天刑之人側微側陋微賤時妻頭邪謀霍  
光之妻名顯事在宣帝本始  
三年至地節四年事覺伏誅

書法

義見立皇后張氏惠帝五年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書法

歸者何順辭也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歸某宮者  
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終綱目書太

右徙某宮二晉穆帝升平元年崇德褚氏唐文宗開  
成五年積慶蕭氏書太后遷某宮一後周辛亥年漢

太后書太后歸某宮一是年上官氏書太后居某  
官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興慶郭氏皆順辭也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  
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胡越兵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  
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  
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  
甚已

書法

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  
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譏之



夏四月地震。鳳凰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質實** 膠東國名注見

景帝三年

**書法**

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為之

始元二年，比以鳳凰集，故則非出於恤農矣。昭帝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右置園邑

**考異**

追上漏園子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

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

**葬質實**

湖縣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

**書法**

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

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右而已。未幾而尊曰皇帝，馬自是以後無不皇者。喪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

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

召黃霸為廷尉正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

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

**集覽**

痛繩群下，痛切也。繩治也。如繩

約物，然不使跌宕也。群下即百司庶府廷尉正正長官也。庭中稱平，七制解庭中庭尉之中也。稱平稱美其持

法輕重

**質實**

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黃霸陽夏人

**書法**

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地節元年，帝亦可謂能恤刑矣。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

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

已



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  
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悽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曰集覽子賓田延  
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年表字亡

之亡音質實田延年陽陵人  
氣與也田廣明鄭人

###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皆曰宜  
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  
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  
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  
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  
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  
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  
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集覽不道為句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盛德文始

五行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  
舞高祖作象武以除亂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  
始以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孝景采武  
德為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韶德為盛德以尊世宗  
廟其武德舞舞人執干戚文始舞  
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

###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  
陁岑陁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陁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  
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立號肥王復尚  
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  
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  
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  
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集覽烏孫  
出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武帝以江都王建女質實常惠太  
細君為公主嫁烏孫

### 書法

孫敵漢將也綱目之脩內外之分而已矣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考異

按纂賊例曰以毒弒

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霍顯又加使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氏當娠

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

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

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

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

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

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

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

女入宮胡氏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

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沈靜詳

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通引也從猶言由也免身案漢書身多作娠大醫大丸

太醫少府屬官也丸即所謂圓子今澤蘭丸之類不忍

奏上不忍

循言不敢

正誤

發舉不忍奏上今按當於忍字句絕霍光恐妻得罪不

忍發其弒逆之事於是獄吏奏上光命勿論淳于衍恐

解及其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

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終綱曰右書弒者三宣

帝許后獻帝伏后元魏于后弒而

書殺二晉惠帝賈后唐武宗張后

發明

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

然光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

質實

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

也葬非其地書地附非其人書地名非其名書地宣

許后書杜陵南園桓梁后書懿陵唐郭太后書景陵



之側非其地也漢書渭陵唐武氏書乾陵非其人也漢和梁太后書西陵桓厘氏書博陵非其名也皆妾母稱陵終綱目右葬書地者七是年哀帝元壽元年和帝永元九年桓帝元嘉二年延熹二年唐中宗神龍二年宣帝大中二年皆譏也

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為長羅侯

匈奴聞漢兵大出奔遠道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為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滋欲鄉和親而邊集覽不至期詐增鹵獲詐一本作許刊誤逗遛少事矣留逗大透反遛力救反漢書音義曰逗遛曲行避敵也漢法兵行而逗遛畏懦者斬丁令即漢靈注見武帝天漢元年烏桓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為輕便滋欲鄉和親滋益也鄉讀曰嚮舊漢正誤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今按當於期書滋作茲字句絕言田順不至所期之遠也初遣五將軍擊匈奴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田順八百餘里即止兵不進故云質實一統志云縣名屬陳留郡武帝封常惠為長羅侯即此東漢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三十里

大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

質實韋賢魯國驕人○以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鉅簡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間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適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集覽鉅簡音項同鉅若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集覽今盛錢藏餅為小



亥辛

孔可入不可出筭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筭也或鉤或  
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鉤距廣漢本傳曰鉤距者設欲  
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距其價  
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閉其術  
為鉤距也毛氏曰鉤距如鉤鉤之有距吞之則閉其術  
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發姦  
隨伏顏師古曰發謂動發之也姦寃也擿挑伏隱也謂  
為姦而隱匿者質實趙廣漢蠡吾人潁川郡  
必為擿發之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  
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  
矣絕

書法

立后書氏恒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  
右之所以絀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

元始二年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  
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  
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  
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  
廟蓋霍氏專權又絀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  
此而不知戒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  
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書法

於是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

良之對無及之者何哉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書  
求言者緯八是年地節三年元帝初元二年成帝建  
始三年順帝陽嘉二年再書桓帝建和元年元嘉元  
年世主之以變為玩者多矣綱目之書地震自隋書  
天下地震之外未有於此者也終綱目宗廟  
書壞三是年唐玄宗開元五年五代壬子年蜀



**發明** 去春書霍顯赫右今書立光女為右至夏四月  
則書地震山崩壞祖宗廟蓋近在閏月之間其  
為霍氏明矣夫地證也網目據事直書雖不明其證  
者不可以主祀之證也網目據事直書雖不明其證  
而證則在其中矣

### 以夏戾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  
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  
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傳善臣故揚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  
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  
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  
**集覽** 誤相字於前相去聲誤道君字為相字於宣帝之  
前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外以上之語道與人  
**正誤** 誤相字於前今按顏師古注君  
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也  
**書法** 自初置刺史武帝元封五  
年至是三十一年書黃霸

### 五月鳳凰集北海

**質實** 北海郡名注見  
桓帝延熹三年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

### 定國為廷尉

**質實** 于定國東  
海却人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  
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集覽** 鈞禮禮無  
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

### 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  
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  
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  
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無有所與胡氏曰惟名與  
器不可假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亦過賜而霍  
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過賜而霍



之集覽 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城二疇等也言不復減其爵也邑謂食品若干戶顏師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無有所與與音預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凰集魯大赦質實 魯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 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馬帝之自欺甚矣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

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死

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

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紹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

事之難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

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

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

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周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動輒以空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集覽魏相因許廣漢奏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儀密奏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魏相奏封事不能自達因廣漢以進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賤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

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父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僖二十五

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主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

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疆卒生篡弒故君子疾惡之魯季孫之

專權季孫行父魯公子季友之孫是為文子文子季孫宿是為武子武子孫季孫意如是為平子專魯之權

卒逐昭公通籍顏師古曰籍者為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相復因許伯

白去副封許伯即許廣漢案七制解伯名廣漢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去副本至

于子孫賈父曰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良二千石良楮良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

王相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如淳曰律二千石俸月萬六千真二千石

月二萬案是三萬斛則是真二千石也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質實一統志云

長信宮在西安府咸陽縣境渭水南史記秦始皇初居長信宮即此樂平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書法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

而霍氏之權失綱目皆特書之

凶奴壹衍鞮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

時漢以凶奴不能為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喜謀欲和親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

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象顯賞是後恣吏多為虛名云集覽流

自占占去聲韻會載隱度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漢書注自隱度口數而著名籍也秩中二千石索隱曰中滿

寅甲



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崔浩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  
八九百耳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劉貢父曰郡使守丞國  
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百官  
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  
長史計無疑矣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  
言之說不可不爾顏師古曰凡郡國皆掌治民常以春  
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  
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  
穀之數也周禮小司徒歲終則令郡吏致事注致事上  
其計簿也上時掌反楚辭大招篇發政獻行禁苛暴文  
公集註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群吏致事漢  
法令郡國上計

###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  
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  
之后執毒集覽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  
不得行

###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  
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 書法

賢首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

仕始此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二是年韋賢和帝永元  
十三年呂蓋晉成帝咸康四年顏含宋壬辰年何尚  
之梁已酉年魏楊椿唐高宗咸亨元年劉仁軌許敬  
宗弘道元年李義琰中宗嗣聖四年韋思謙二十一  
一年朱敬則神龍二年唐休璟李懷遠玄宗開元二十  
一年宋璟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韓全義憲宗元和二十  
年杜佑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昭宗大順二年楊復  
恭乾寧元年鄭祭二年韋昭度昭宣帝天祐四年蘇  
循五代丁亥年唐周玄豹辛卯年吳宋齊丘戊戌年  
晉范延光而書請致仕者一杜佑書以致仕者四楊  
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齊丘

###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通鑑綱目卷五 漢宣帝也 丙吉 丙吉 丙吉 丙吉 丙吉



**發明**

世非我辱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  
書于冊則帝之  
用人又可觀矣

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

**考異**

以上漏廣字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傅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

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後

使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  
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集覽**

示陋為句言示

**質**

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

**質**

蕭望之東

海蘭陵人

京師大雨雹太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

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危

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

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

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

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

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

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當中斷其文高者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令中二千石

試事歲滿則各以狀聞奏也下者報聞罷本下

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所白所處所奏

**書法** 書雨雹多矣未有書大者書大雨雹始此終綱  
目書雨雹二十四詳景帝二年而書大者四  
年新莽已巳年靈帝中  
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

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

民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母

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

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  
軍屯兵池籓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集覽**

池籓池者陂池也籓者禁苑也且勿筭事高帝初為筭賦

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一筭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者五筭如淳曰百二十為一筭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今且勿筭事者不令出筭賦不給徭役者

**書法**

書美之也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書求言者總八帝居其二馬本始四年是年帝可謂遇災而

懼者矣書求直言始此終綱目書求直言五五年順帝陽嘉二年梁丙戊戌年魏唐中宗神龍元年石晉戊戌年書求言一梁己未年魏書開言路一後唐乙未年書詔言事四靈帝建寧二年晉元帝大興二年齊己未年齊主戊辰年魏主書詔極言三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五代乙卯年周世宗書詔陳過失二成帝河平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書詔上封事一五代辛亥年周太祖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

兵

霍氏驕侈縱橫大夫夫人顯僭擬滌放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專盛日夕內不能善既親政魏相給事中數無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吏民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未央衛尉范明友中即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馬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第代之

**集覽**

城門北軍

也兵

**書法**

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

齊乙巳年魏皆特筆也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執不勝  
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  
比况禁罔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  
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以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  
間閭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  
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治獄之吏流血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  
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  
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  
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語

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  
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  
石負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齊居而決事  
微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  
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刑定律令律令  
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  
平以理其未政衰聽怠則集覽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法顏師古曰人有犯法  
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  
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  
罪者皆寬緩之此况也况譬擬也記王制篇疑獄  
此以成之注已行故事曰比比音必利反郡國承用者  
漢書作郡國承用者駁姦吏因緣為市姦詐之吏旁緣  
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易傳生議顏師古曰傳讀曰附予  
死此與死例相比况也秦有十失一羞文學二好武勇  
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  
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胃九喜虛譽十蒙實禍  
上下相毆毆與驅同上而朝廷下而郡縣上而官長下  
而僚屬皆相毆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公名深文者得  
奉公之名稱平者多後患持法平者厥後反多患害大

通鑑綱目卷五 漢宣帝紀 三年 七



辭之計大群死刑計算數也鍛鍊而周內之內讀曰納  
 吏之內人於罪中猶工冶陶鑄鍛鍊成熟也奏當之成  
 崔浩曰當處其罪也案奏當所應郡國獻疑獄皆處當  
 以報之文致之罪以文法致人於罪謂之文致嚴延年  
 傳文致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齊反音播  
 畫地為獄議不入指畫地為獄雖知非真獄人且擬  
 議而不願入也刻木為吏期不對對離刻木偶為吏人雖  
 識非真吏且期望而不對也路温舒傳注期猶必也廷  
 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季秋後請讞  
 讞魚列反議罪也用季秋議罪順時殺之氣也正誤  
 今按比當作毗至切集覽於武帝元符六質實  
 年法比所音是也必利切乃比及之比質實  
 路温舒鉅鹿人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質實

鄭吉會稽人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將免刑  
 罪人田渠犁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共擊車  
 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犁車師王犇烏孫匈奴  
 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  
 田車師地集覽田渠犁渠犁即支渠犁西域  
 以實之國在輪臺東今屯田於此

書法

此屯田之端也至神爵而後始書屯田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質實

一統志云博平漢之縣名屬東

郡晉屬平原國隋初屬毛州改屬博州大業初屬清河郡  
 唐屬博州貞觀初省入聊城天授初復置宋景祐間徙治  
 東南二十里寬河鎮即今治金元  
 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媪  
 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

集覽

無故武名

書法

推恩外祖母始此自是新野君安帝太后母之

平新野唐魯國夫人其二因卒見之

詔有大父母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  
 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卯乙



**書法** 書志仁政也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夏五月山陽濟陰兩雷殺人質實

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郡名注見

光武建武八年

雷大如鷄子深二尺五寸

**書法** 書兩雷多矣未有書殺人者雷至殺人為異大矣綱目書雷二十四書殺人一而已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象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

坐 **集覽** 象死象冢也子匿父母本紀作子首匿父母注首匿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也

**書法** 厚人倫也故書美之終綱目恤刑之政書勿坐二是年元康四年皆帝之仁政也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

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

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季交有功

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

迹盛衰識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

有明言曰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天下必就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

無所患苦今兩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

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



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冷大后為博平君  
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  
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  
要斬頭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  
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  
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  
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  
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  
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  
人更為曲突速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  
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  
灼爛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  
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  
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  
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  
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  
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  
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  
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

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  
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  
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弱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  
綽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公曰霍光又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  
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  
驕侈趣之哉雖然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  
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  
授之以兵及加載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  
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  
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集覽

霍人子霍郡羽反又音慮貧無禮者季友魯莊公  
母弟公子友桓公之季子故稱季友有功於魯為

上卿至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後平子顯魯權卒逐昭公  
趙衰晉獻公時事公子重耳重耳出奔趙衰從後重耳

及國是為文公衰為原大夫任國政文公所以及國及  
霸多衰之計策也後趙敬侯卒分晉國田完田敬仲完

世家陳完陳厲公仲之子也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完  
卒謚敬仲八世之後卒有齊國疇其庸疇等也言功臣



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也周禮民功曰庸國家為民立官故有功於民者曰庸廣朝句絕謂大朝會時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媪輒報聞為句輒止也止於報聞而不見施行人為徐生人謂當時有人也為去聲助也徐生即徐福竈直突突者竈窓也更為曲突更改也曲則不直而火勢慢不者為句不俯九及猶言否則也灼爛者坐於上行行戶即及列也救火而被燒炙者坐於上列以賜及如棘刺其背從容肆體從七恭及從容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肆體身體舒放也周公名旦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中旦代其當國七年後還政阿衡殷太甲之相伊尹之號也蔡氏曰阿衡商之官名亦曰保衡陰妻邪謀陰與陰通庇也言藏匿其妻之邪謀無咍類咍齧也如淳曰言無復有活而咍食者臣敬願於廣朝白發其端今按十字通為一句書三上輒報聞今按毛晃韻輒每事即然也此義近之不可訓上人為徐生上書今按毛晃增韻質實山陽郡名注見為亦訓與此義近之不必訓助質實成帝河平二年茂陵縣名注見武帝建元二年周公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阿衡注見宋順帝昇平元年伊尹

**書法**

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氏梁辛亥年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文謀反書氏終綱目一而已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庾死者以課

**最集覽**

庾死庾音愈漢律囚以飢寒而死曰

**書法**

帝於是可謂仁矣特書美之自帝有此令至齊而制立病囚診治之法庚申年皆良法也綱目

**發明**

帝自親政以來所用之人已有可觀至於設施矣至是又詔減天下鹽賈嚴庾死之禁留意政事若此欲不中興得乎詳而書之其美著矣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



太司農淳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  
慮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  
賜其子金百  
**集覽** 桐鄉查夫桐鄉即皖城古舒州也今  
斤以奉祀  
時我自愛桐鄉又詩云行間嗇夫多不記嗇夫注見文  
帝三年以愛利為行愛利謂愛人而安利也行言迹也  
**正誤** 以愛利為行今按謂  
**質實** 朱邑舒人桐鄉即古舒  
皖城北海郡名注  
見桓帝延熹三年

以襲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  
露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  
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  
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  
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

丙辰

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母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  
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  
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  
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  
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  
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  
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集覽**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  
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不  
難也唐宣宗時雞山群盜起詔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  
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  
**質實** 勃海郡名注見獻  
間不足辱大軍也亦做此說  
**質實** 帝建安八年南皮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質實

杜陵注見元年

**書法** 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又矣於是始  
作治馬是故宣帝即位十年始作杜陵則書初

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  
明帝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

三月赦

漢書卷之九十九



以鳳凰集  
甘露降也

###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  
 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  
 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  
 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  
 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  
 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  
 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  
 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替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  
 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  
 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  
 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替親尊屬故  
 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  
 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  
 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  
 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  
 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  
 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  
 生之父也

#### 集覽

齊衰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曾前  
 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齊緝也衣裳  
 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麓生布緹緝其旁及下際皆  
 齊者曰齊衰不杖替杖替不杖替服制與齊衰同但用  
 又次等麓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也曰為父首杖直杖  
 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  
 哭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則父在不敢杖矣以尊者故也

### 殺京兆尹趙廣漢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蠡氣見  
 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  
 殺男子崇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  
 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  
 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  
 關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  
 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 集覽

蠡氣蠡讀  
 如鋒言鋒



銳之氣難犯也韓王信傳因其蠶而東嚮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速不可當無所回避言不畏避也回如字讀

**守關** 今按守如字謂守待而不去也 **守關** 姓名守關 **正誤** 專厲強壯蠶氣今按字既作蠶亦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廷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貶少府宋疇為泗水太傅

**質實**

泗水國名注見唐昭宗景福元年泗州

疇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

**質實**

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書法**

自少府貶耳何以書予疇也先是書鳳凰集三未有議之者於是鳳凰下彭城疇獨非之可謂

特立之士矣綱目於鳳凰下彭城不書書貶疇予其議也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質實**

平原郡名注見秦始皇三

年十七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

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

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

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

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

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定國家在東海郡邑子謂同邑之子也欲以屬託翁歸用之不敢見見形向反不敢令邑子出見翁歸此賢指

**集覽**

欲託邑子



通鑑綱目卷五  
翁歸也翁歸既去定國乃謂邑子云入為扶風入內地  
作扶風郡太守石職漢法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正誤**  
謂邑子今按此但  
**質實**  
尹翁歸  
平陽人

涉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質實**  
涉車國名注見  
武帝元狩四年

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  
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涉車王弟呼屠微  
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  
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軟盟畔漢從郵善以西皆絕  
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涉車日彊其執難制必  
危西域遂以節論告諸國發其兵進擊涉車攻拔其城  
涉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  
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  
世丞相將軍皆以為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旨  
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  
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注見周赧王五  
十七年飲血  
**質實**  
馮奉世上  
黨路人

**書法**  
矯制雖討叛必書矯示民有君  
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  
涉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  
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而公其書

法則功  
罪見矣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  
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使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

母出今年租**考異**  
提要無其字漢書  
詔文亦無其字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  
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  
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  
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



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集

覽可謂文吏文法也吏能如此則無愧於奉法矣折律

使客厨稱飲食傳謂館舍裝飾之稱以經過使客之意

書法初元元年世主之恤民者寡矣終綱目一州郡

除田租者四五年是年殤帝延平元年桓帝延熹元年辛

憲宗元和七年

帝更名詢

知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

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

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

謂之忿兵忿者敗利人之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

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集

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有集



覽右地注見武帝天漢三年見威見音現顯示之也不

欲伐之孔子說所憂者不在彼而在此言恐內變將作

也其後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鄭氏曰蕭之言肅也

屏也人臣至此加肅敬焉爾雅翼云周人炳蕭使鼻陽

達於墻屋故曰蕭墻數條屬下句數頻也顏師古曰凡

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馬休告李斐曰休謁之

名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顏師古

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發明** 魏相深見遠識諫而上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

則戰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

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

使侍中論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

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

**集覽** 為左馮翊作左馮翊郡太守左遷諸侯王表左官

年戊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書令謹備盜

賊母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

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質實一統志云海昏漢之

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置建昌縣晉以海昏縣省入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

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以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軍元

**書法**

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

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

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



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  
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恠安世輒絕止以為  
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  
世曰披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  
丙吉吏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  
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  
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徵復作嘗有阿保  
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  
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  
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瘡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  
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  
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不知人臣執事何短  
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果遷  
**集覽** 自曾孫遭遇  
孫也征和二年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治獄武帝以獄  
中有天子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云遭  
遇阿保之功有阿依保護之恩知狀句絕謂丙吉知此  
情狀徵恠徵知陵反杜預曰徵始有形象而徵也恠通

作怪異也奇也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已下至  
於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有恩者各以深淺報之  
**正誤** 自曾孫遭遇今按曾孫時雖獲免未為遭遇當指  
按漢書宣帝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  
邸獄丙吉為廷尉監憐曾孫亡辜使女徒復作趙徵卿  
胡組更乳養私給飲食視遇甚有恩註諸郡邸置獄治  
天下郡國上計者此蓋巫蠱獄繫故曾孫寄在郡邸獄  
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此蓋巫蠱獄繫故曾孫寄在郡邸獄  
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  
名為復作

**書法**

推恩阿保始此然賜物而已未封也自是而後  
有封君者延光二年安帝王聖陽嘉二年順帝

宋娥有封其子者永興二年桓帝馬惠子初其卒也  
至號為皇太子宋壬申年魏主燾實氏癸巳年魏濬

常氏甚哉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周報  
王三十七年陳州



**書法** 宣帝封立不悉書據楚東平中山不書書  
欽何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  
悔即日俱移病以五十斤公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  
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疏乞骸骨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  
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  
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  
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  
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勸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  
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又此金者聖上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胡氏  
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  
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  
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

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  
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  
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  
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  
幾而作疏 **集覽** 祖道供帳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供  
廣有馬 **集覽** 帳漢書作供張注供君共反張通作帳  
供具張設也 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事在元帝初元二  
年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傳謂蕭望之也事在  
同上 **憤憤** 音古對反心亂  
也 **矚** 音古對反視也

**書法** 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  
名也請老常也在此西漢為高節故並書之書賜

**發明** 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循曰  
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爾至疏廣疏受方傳儲

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  
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儻皆能如  
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  
賜金遣歸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以穎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黃霸為穎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法貶秩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集覽郵亭鄉官古曰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百石居語鄉官鄉所治處也語次尋釋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摻尋細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之同緣絕簿書盜財物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右扶

風尹翁歸卒

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集覽鄉正鄉與鄉通也趣

**書法** 三輔未有書卒者卒翁歸錄賢也異韓趙矣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考異祖當作帝

凡三百十六人

**書法** 賜金與後耳何以書嘉念功也書錄功臣後始此終綱目書錄功臣後六是年成帝永始元年

平帝元始二年章帝建初七年安帝永初六年桓帝延熹三年立廟圖畫不與焉宣帝甘露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後主炎興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質實富平縣名注見光武元武五年



益曰

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

質實

韋玄成平陵人賢之子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

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

得有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南太

集覽

衡門之下顏師古曰橫一木以為椹貧者之居也陳國風詩衡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

云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文公集傳曰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

木為質實

一統志云扶陽漢之縣名屬沛郡東漢省之韋賢之後封侯即此故城在徐州蕭縣西南

六十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

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羌解仇交質上以

度湟水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羌解仇交質上以

擊執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執不能獨造比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

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母令解仇以

集覽

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皆河西之地羌說文羌西方牧

羊人也續漢書云羌本三苗姜姓之別裔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湟中地理志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塞外王

允吾東入河一名樂都水本小月氏胡所居案允吾縣名屬金城郡允音鉛吾音牙義渠安國使行諸羌義渠

本西戎種名後因以為姓安國名也後書西羌傳涇北有義渠之戎使行並去聲奉使巡行諸羌之地也諸羌

按漢書注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先零西羌種名也先音銑零音憐抵冒度湟水抵觸冒犯而前度交質



如左傳王子孤為質於鄭鄭公

**正誤**

先零今按漢書先

讀質實

一統志云湟中古西羌所居之地名漢置破羌

字無音只作如字

所據後魏置鄯州後周改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  
大業初廢州置西平郡唐因之治湟水縣上元間沒於  
吐蕃號青唐城宋收復置鄯州尋改西寧州元屬亦集  
乃路國朝置西寧衛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湟水在  
臨兆府蘭縣西一百八十里一名金城河一名  
河水源出大小榆谷之北與洮水浩疊河水合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五終



